

XUESHENGDUWU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BAIBUWENXUEMINGZHUDAODUCONGSHU

一幅波澜壮阔的农民 土地斗争画卷

——《暴风骤雨》导读

孙建国 沈培建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一幅波澜壮阔的 农民土地斗争画卷

——《暴风骤雨》导读

孙建国 编著
沈培建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5 号

一幅波澜壮阔的农民土地斗争画卷

——《暴风骤雨》导读 孙建国 沈培建 编著

责任编辑：胡宇红

责任校对：王立戎 史敏燕 喻小红 左倚丽

装帧设计：王 凌 封面设计：刘 洪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25 字数 71 千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500 册

ISBN7-5408-3096-4/G·2951

全套定价：480.00 元



地址：成都市盐道街三号

邮码：610012

电话：(028) 6672624

编者的话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这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少年而言，实属一大幸事。青少年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培养自己的情操，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扩大自己的见识。

但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应该读些什么作品？尤其是应该如何阅读文学名著呢？

我们这套《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就是为了满足同学们这种阅读需要。

这套丛书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选取了一百部。对每部作品的内容、作者、艺术特色和精彩片断，编著者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评介。

这是一个美的世界。文学大师们那奇特的想象、动人的构思、富有生命激情的抒写，足以把读者带入这如醉如痴的美的世界。

这是一条欣赏美的捷径。我们的编著者用生动而又流畅的语言，细致地介绍了各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勾勒了这些名著的风貌，并且以自身丰富的文学涵养体察了名著中艺术心灵的律动。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捷径，遁入到文学大师那复杂而又动人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

这是一次诱发美的想象的契机。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不是为了纯粹的消遣，也不仅仅是为了好奇，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激发我们的文学创造力。

荷马、屈原、莎士比亚、李白、杜甫、歌德、曹雪芹、泰戈尔、鲁迅等大师的作品，历经岁月

的考验，再一次向新一代青年敞开。这是一种幸福的过程。

许多伟大的心灵，都曾会聚在文学这里，抒情、吟唱、赞美伟大的时代。许多伟大的心灵，都曾运用文学这一武器，为人民鼓与呼，把锋利的笔刺向黑暗的心脏。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这一历史重任理当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

阅读名著，可以体会真正的文学精神。

倾心文学，可以描绘美好的生活。

千万名青年能从这里出发，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编者

1997年2月

目录

- 故事梗概 [1]
- 作者介绍 [40]
- 思想和艺术特色 [53]
- 精彩片断 [73]

《暴风骤雨》
导读

故事梗概

第一部

A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土改工作队队长萧祥和他的十四名队员就从珠河县动身了。他们搭的便是元茂屯里数一数二的车把式老孙头的四轱辘大车。

车子慢慢地走着，在一个泥洼子里窝住了。轱辘陷在泥沔里，连车轴也陷了进去。车上的人都跳下地来，绕到车后，帮助推车。这时候，后面来了一挂四马拉的胶皮轱辘车，那胶皮车从旁边泥水浅处急急赶过去，碾起的泥浆，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手上和小衫子上。那赶车的扭转脖子，见是老孙头，笑了一笑，却并不赔礼，回头赶车跑了。老孙头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泥浆，悄声骂道：“你他妈的没长眼呀！”萧队长问他这是谁的车，老孙头又支支吾吾地不敢明说。

萧队长也不追问，换了个话题：“你赶多少年车了？你有几个孩子？”

“二十八年。可尽是给别人赶车。”老孙头在“康德”（伪“满洲国”年号）八年撂下鞭子开了五垧荒地。到了秋天，本以为财神爷真到家了，可打完场，他便害起伤寒病来，又治病，又给日本人纳粮，把五十多石苞米花得滴干二净；开的荒地，又让日本人圈了去。于是只得重操旧业。家里只有一个四十九岁的老伴。

队员小王笑着插了话：“那不用着忙，还会生的。八十八，还能结瓜呀。”车上的人都哗哗地笑了起来，老孙头也跟着笑了。萧队长想向老孙头打听一下元茂屯里的富户韩老六和蒋介石“中央先遣团”胡子头刘作非的事，老孙头也不敢说，萧队长也就不再问了，静下神来思忖起怎样起头发动群众搞土改的事。正想着，老孙头便大声嚷了起来：“快到了。瞅那黑糊糊的一片，可不就是咱们屯子？”

萧队长连忙抬起头，看见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这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东北松江省境内的元茂屯。

萧队长的车子停在小学校的榆树障子的外边，队伍就在空空荡荡的课堂里住下了。这十五人中，除了萧队长、戴眼镜的刘胜、王春生和通讯员万健，便是张班长和他警卫班的十名战士。

工作队的到来，打破了全屯居民生活的平静，也给韩家大院带来了老大的不安。这两天来，韩家大院的大烟灯，整天整夜地亮着。今年四十七岁的韩老六躺这东屋南炕上，一面烧烟泡，一面谋划着应对之策。

韩老六名叫韩凤岐，因为抽大烟，人很瘦，鬓角又秃，外貌看去有五十开外了。伪满时代，他当过村长。秋后总是提个大棒子，给自己催粮，给日本人催亚麻，催山葡萄叶子。“韩大棒子”的名声便也传开了。

几天以前，宾县他儿媳的娘家捎了信来，说他们那儿来了工作队，就是共产党，带领一帮穷百姓，清算粮户，劈地分房。得了这信，老六也早有所准备。房子和地他都不怕分，谁拿去就拿去，到时候，一声叫他还，还怕谁少他的？他担心的是浮物。这六天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浮物倒挪动了一半。没想到工作队来得这么快。

这会儿，他那一双小绿豆眼睛看了被他召来的佃户李振江、田万顺一眼，慢吞吞地说道：“你俩都去租别人的地吧，我地不够种了。”

田万顺像是触了一个闷雷，直直溜溜地站在那里。退了佃，他跟他的瞎老婆子，又得要饭啦。李振江可不大着忙，他想到了韩大棒子的正题：一定是看工作队来，要找他帮忙，先来这着下马威。于是他笑着说：“地是六爷的，六爷要收，咱

没话说。”

韩老六突然笑着爬起来，把李振江拉到外屋去，悄声悄气说了一会话。呆呆站在里屋的田万顺只听见李振江的压不低的粗嗓门说道：“六爷的事，就是姓李的我个人的事，大小我都尽力办。”

李振江走后，韩老六嘴角留着笑容走进里屋，一见田万顺却又露出一副厉害的脸相，劈头问道：“共产党工作队来了，你说好不好？”见田万顺含含糊糊地不敢说实话，便又瞪了他一眼说，“告诉你吧，工作队是呆不长的。‘中央军’眼看就要过江来。你甭是想长种我地……你要想久后无事，就别跟他们胡混。”

正说着，韩老六家不约而同地来了一胖一瘦两个客人。胖的叫杜善发，外号杜善人，是韩老六侄儿的老丈人。瘦的叫唐田，外号唐抓子，是韩老六的拜把兄弟。这两人和韩老六并称元茂屯三大户，屯内屯外的算在一起，各家都有一千垧以上的好地。三人直唠到深夜。两客人一走，韩家大院又响起了洋镐和铁锹挖掘石头和沙土的声音，直闹到鸡叫。天刚露明时，就是昨天在半道上把泥浆溅了老孙头一身的那辆车，便拉着满车财物出去了。

B

放下行李卷，架好电话线，工作队就开了个小会。商议的事情是先开动员大会呢，还是先交朋友。刘胜主张先开大会，让老百姓知道工作队是干啥的。萧祥怕开起会来到的人不多，来了的也未必会说掏心肺腑的话。表决的时候，刘

胜的意见多一人赞成。于是决定先开大会。

但正如萧祥预料的那样，到会的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他也没说什么正经话。一个戴黑毡帽的借口明天还要忙脱坯，要告罪先走。这时一个白胡子用胳膊碰一下黑毡帽：“你要走就走呗。”接着又说，“我也要告个罪，我姑娘正闹眼睛”。说罢也走了。不一会儿都三三两两地找个借口开了溜。萧队长看到泄气而归的刘胜，用温和的语调鼓励他说：“这是难免的事。再说，开这会也有好处，我们至少见识了这个屯子里的事情不简单，不能性急。”

接受了这个教训，工作队决定第二天大家分头去找穷苦人交朋友，去发现积极分子，收集地主坏蛋的材料，确定斗争的对象。

第二天，屯子里远远近近的雄鸡的啼叫还没有停息，工作队队员们便一个一个出门去了。

小王由北到南串了几家出来，瞧见一个光腚的孩子，从一扇柳条编制的大门里出来，便迎上去把他抱了起来：“你叫啥？”“锁住。”小孩一边答，一边用手去抓小王的匡枪把上浅红的丝带子。正说话，一个光着上身的男子手里拿了根短烟袋走出门来。这人叫赵玉林，外号赵光腚，三十二三岁，中等个儿，长一脸漆黑的连鬓胡子。他家穷得一家三口在冬天里都没有裤子下炕，直到八路军三五九旅三营来这屯子打胡子时听说这一情形，送了他两套灰布军装，他一家才穿上衣裳。

“同志，到屋里坐。”赵玉林招呼小王说。

小王抱着锁住进了屋，就无拘无束地，像回到了自己的

家里似的，唠起了庄稼话来。赵玉林寻思：“他也是庄稼底子。”于是便也不拘束了：“我赶这晴天铲了两遍草，今天想去碾碾子。”小王一听，顺手端起放在炕上的一簸箕稗子：“走，咱们一起去。”

小王叫王春生，是松花江北呼兰县人，父亲本是抗日联军的一个营教导员，后来被日本鬼子捉住，和别的三百多个抗联同志一起被一个个装进麻袋，在石头上摔死了以后丢在了冰窟窿里。他自己当过长工，庄稼地的事，又都明白，闲扯中，彼此就熟了，小王很快取得了赵玉林的信任。

起始，赵玉林尽说一些别人的事，往后便慢慢谈到他自己：“民国二十一年，山东家遭了旱荒，我撇下家人奔逃关外碰运气。屋里的也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到了这边，就给韩老六家扛活。到年一算账，还倒欠韩家一百多元绵羊票子（伪满钞票），只好把一件山东带来的青布小衫子交给东家作为抵押。后来租了点地种，又被一连派了四回劳工。”赵玉林瞅了一眼小王：“我还能回来，真算是命大。王同志，穷人要是遇到不痛快的事就哭鼻子，那真要淹死在泪水里了。”

“韩老六这人怎么样？”

“他吗？人家说：‘好事找不到他，坏事少不了他。’”赵玉林跟韩老六是有大仇的。大前年，他躲劳工，藏在松木林子里，让韩老六向森田告了密，结果被抓去蹲了三个月的监牢。头年他去缴租晚了三天期，韩老六罚他跪在铺着碗碴子的地上，碗碴子扎进他的膝盖里，那痛啊，直像刀子扎在心窝里。赵玉林又对小王说了几件韩老六让日本宪兵队长森田大郎住在他家里，仗势欺人的事。他家黑漆门楼的近旁，有一口井，当初说好是由他出地皮，小户出工，井归大家使的。

可是井修好后，韩老六却自己占了去，除非你一个月为他白干两三天活，他不让你小户打水。就这样，他靠这口井，年年省下好些工夫钱。他还叫人把他那二十来匹马放到跟他的地相连的地里，吃人家的庄稼。人家不敢吱声，只好扔了地不种。这时，他就雇人把这地种上，顶多两年，这地就成了他的了。他的哥哥韩老五是个大特务。他的儿子韩世元会说日本话，也狗仗人势欺负小户。

小王跟这位新朋友谈了许多翻身的道理和办法。最后，谈到本屯也得斗争地主恶霸这宗事：“你说该斗谁？”

“你说呢？”赵玉林会意地一笑，反问一句。

“要是斗他，你敢来吗？”小王又问。

“咋不敢来？咱死也不怕。”赵玉林说，“这会想透了，叫我把命搭上，也要跟他干到底。”

萧队长刚走出小学校，一个在道旁井台上打水的中年汉子便笑着跟他打招呼：“队长同志，吃晌（午饭）了吗？”这人叫刘德山，一开口，就说了三五九旅的许多好来。萧队长跟着进了刘德山家里一看，院套挺宽敞，铺着地板的马圈里，拴着三匹肥肥壮壮的马，朝南的三间草屋，样子还有七成新。唠了一会儿出来，萧队长回到了小学校，拿出本子，记下了一段话：“刘德山，中年的富裕中农，态度摇摆，但能争取。”

刚把本子放进衣兜里，一个穿白布小衫，留分头的浓眉大汉走了进来，自称是为韩家管院子的，叫李青山，来给萧队长送帖子的。

打开“萧工作队队长殿”的红帖子，里面写的是：

“本月十六日午后六时，敬备菲酌，候光，韩凤岐谨订。”

旁边是一行小字：“席设本宅。”

“什么意思？”萧队长瞅了一眼点头哈腰的李青山。

“六爷为队长接风呀。”

萧队长的眼睛落在他的分头上，哗啦一声把大红帖子撕成了几截，把碎片朝李青山脸上掷去，有一片正打着他的眼睛。萧队长的通讯员万健也吼了一声：“快给我滚！”

C

萧队长和他的队员们没日没夜地工作，联络了不少的小户，关于韩老六，也掌握了不少材料。不几天以后的一个下晚，他们分头约了这些联络户到小学校来，不说开会，光说唠唠嗑。

人们接二连三地来了。刘德山是来得顶早的一个，一来就又说起三五九旅的事。赶车的老孙头也来了，他一来，人们就快活起来了，听他闲唠嗑。赵玉林走来，坐在课堂中间的一张桌子上，点起短烟袋，抽了起来。

萧队长看人来得不少了，便开了口：“大伙凑拢来一点，今天也不算开会，大家唠唠嗑，伪满压迫咱们十四年，粮户苦害我们几千年，大伙肚里装满了苦水，吐一吐吧，如今是咱穷伙计们的天下了。”

“对，萧队长在这，咱们今儿是灶王爷上西天，有啥说啥。”刘德山抢着说。“对，有啥说啥，一人一个样。”窗台附近的李振江附和道。坐在李振江边上的老田头胆小地望着李振江，眼窝显出阴凄的神色。

看到这情形，萧队长说道：“你们不用怕，各人说各人的话。”萧队长见还是没有人说话，便想了个人人知道而且人人

敢说的事情，他抬起头，说：“你们谁当过劳工？”

一听这话，会场里面哗哗地吵闹起来了。“谁都当过。”除了李振江，都答应着。二十几个人，分做好几堆，都七嘴八舌地倒起了苦水。

“我劳工号还没有摊到，就叫去了，六个月回来，庄稼也扔了。”赵玉林磕着烟袋说。

“你还说庄稼呢，人家把人都扔了。赶到我六个月回来，我屋里的早人土了。”赵玉林的邻居，打单身的花永喜叹了口气。

“你还想媳妇哩，人家差点命都搭上。”老孙头看见大伙唠开了，也凑拢来插了嘴。

这时候，老田头也不顾李振江瞪眼歪脖的阻止，也开了口：“我上三棵树当劳工，日本人连饿带打，一天死十来多个……”

说到当劳工的沾满血泪的往事，庄稼人就都唠不完，一直唠到深夜，萧队长让换了个话题：“大伙寻思寻思，地主当不当劳工？”为了缩小斗争面，萧队长单刀直入，“韩家大院摊过劳工没有呢？”

“咱们屯子摊一千劳工，也摊不到韩老六他头上！”赵玉林说。

背荫处，有三个人，在赵玉林说话时，悄悄溜走了。刘胜瞅见了，要去追，萧队长说，“不要理他们。”转向大家又问：“咱们大伙过的日子能不能和韩老六家比？”

“那哪能比。”刘德山说。“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呀！”老孙头也接了茬。看见大伙都说话，老实胆小的田万顺又开口了：“人家命好……”他记起了韩老六霸占他三间新草房的

事，而一看到李振江向他瞪眼睛，便不敢说话了。小王、萧队长都催他说下去，老田头又瞅了李振江一眼：“我的命不屈，队长，你们说你们的吧，我的完了。”

这时，李振江站起来，首先向萧队长行了个鞠躬礼，又向大伙打哈哈，说韩六爷光是嘴头子硬，心眼倒是软和的。刘胜和小王一听这话同时暴跳起来，斥责起李振江来。萧队长站起来劝住了，有意放松李振江，又对大伙发问道：“我再问问你们，韩老六压迫过你们没有？”“压迫过。”十多个声音齐声回答。“都压迫些什么呢？”萧队长又问。

这下回答就各式各样了，有的说，向韩老六借贷，要给七分利、八分利；有的说，得罪了韩老六，不死也得伤；有的说，韩老六爷俩，看见了好媳妇、好姑娘，要千方百计弄到手里来糟蹋。

赵玉林从桌子上跳下地来，一手解开三营战士送他的那件灰布军服的扣子，说：“屯邻们，姓赵的我是这屯子里有名的穷棒子，大伙送了个赵光腚的外号，十冬腊月天，一家挤在炕上，天气是一年四季都圆全了。光膀子躺在热炕上，下头是夏天，上头是冬天，翻一个身儿，是二八月天。有一回，眼瞅着孩子要饿死，只好往那鬼门关奔。好不容易见到韩老六，他说：‘你要贷钱？要多少，有多少，可有一个条件：今天下晚止灯熄火的时候，让你媳妇来取。’我肺气炸了，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又有啥办法，出门时，李青山又唆使四只恶狗追上，把我的腿脖子给咬了一口，血淌出来。”

老田头听到这里，想起了自己的心事，泪珠噙里啪啦往下掉。坚强冷静的萧队长也气得直打哆嗦。

“你们说，韩老六坏不坏呀？”“坏！”大伙齐声答应了。

“他压迫咱们穷人，咱们该不该和他算算账？”

“咋不该呀？”“和他算账！”

“咱们敢不敢去和他算账呀？”赵玉林又问。

听到大伙齐声的回答：“敢！”赵玉林又说：“大伙说敢！就跟我来。去，今下晚上，抓起那忘八筷子，老百姓就敢说话了。”

课堂里起了骚扰和争吵，有的人走来走去，有些人围成几堆，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和态度，合计和争吵。“咱们都跟赵大叔去抓大汉奸！”热烈的年轻人说。“去就去呗。”稳健些的中年人说。“三星都这么高了，明儿一早去也赶趟。”困倦的上了年纪的人说。年轻人怕走露风声，赞成立刻去。赵玉林好像没听见别人的说话：“去！有胆量的跟我来！谁怕事的，趁早回家。”

工作队的人都支持老赵的意见：立即去抓韩老六。小王忙挤到门口，把自己的匣枪解下，交给老赵，还教他怎样使唤。还递给他一条捆被包的麻绳：“把韩老六捆结实点。”

萧队长想：也许赵玉林跑得太快，脱离了广大的觉悟慢些的群众。但泼冷水是不好的。“好吧，抓来再看。”他对自己说。忽然灵机一动，叫张班长带八个人跟赵玉林去，别让老赵单枪匹马地吃亏。

大伙刚出学校门，李振江连忙隐在后尾人堆里，一会不见了。刘德山也在半道上趁没人瞅见时溜回了家。

D

一路狗咬着，酣睡了的人们好多惊醒了，整个屯落骚动起来了。